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食堂，午後三點。

注意到時間，黑鷺級長迅速收拾書本和課堂筆記，離開了食堂。

她快步走到圍牆邊，遠遠眺望了一眼釣魚池。

根據報告，她的導師這時間通常會在釣魚池釣魚，今天卻不見人影。

又臨時外出了嗎？

艾黛爾賈特盯著空蕩蕩的棧板，內心有點失落。

越是見不到，越是想見面。

「貝雷絲。」

她在心中反覆咀嚼老師的名字，趁四下無人，脫口而出。

「貝雷絲、貝雷絲……」

「妳找我？」

背後突然傳來老師的聲音，艾黛爾賈特大吃一驚，愕然轉身。

「老、老師！? 妳……妳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剛才。」

貝雷絲手上拿著一個行囊，她出門購物，剛剛返回大修道院，從入口大廳方向走來。

「我經過食堂，正好看見妳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餘悸猶存，心慌意亂地瞥了一眼身後的門，回頭擠出笑容。

「老師，妳怎麼不喊我一聲呢？」

「？」

貝雷絲是聽到級長好像在喊她名字，才特意走近查看的。

「我沒事找妳。」

——對，一般人沒事不會叫別人名字。

艾黛爾賈特頰邊冒出冷汗，意識到自己的完美形象可能有損。

「老師，我只是想叫看看妳的名字，沒有別的意思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妳會覺得我很奇怪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貝雷絲毫不在意地搖了搖頭。「沒事就好，儘量叫吧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兩人靜默相對了一會，都在等對方出聲。

「對了、老師——」「艾黛爾賈特……」

兩人同時安靜，又同時開口。

「妳先說。」

……我跟老師，未免太有默契了吧？

艾黛爾賈特忍不住發笑，貝雷絲看著她笑，面無表情地從行囊中取出一個小瓶子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這個送妳。」

她週末要帶學生出擊，去了一趟黑市採買物資，那裡並不是只有無法公然販售的魔道具，偶爾也會出現一些有趣的手工藝品。

艾黛爾賈特雙手接過，仔細看了看瓶中物。

巴掌大小的透明玻璃瓶中，裝著一艘作工精細的紅色小船，船身繪有帝國的雙頭鷲圖騰。

「好精緻的船……」

她克制地發出讚嘆時，貝雷絲眼中浮現了笑意。

艾黛爾賈特專心欣賞了一會，認出船的原型。

「這是帝國曆七三一年，帝國跨海進攻韃古札時，皇帝御駕親征乘坐的『勝利號』吧。」  
艾黛爾賈特笑著看了一眼貝雷絲。

「當年帝國敗得狼狽，這艘旗艦也被擊沉，大部份設計圖都遭到當時的皇帝下令銷毀了，能復原真是不容易呢。」

經她這麼一提，貝雷絲發覺這禮物不太適合送她，立刻伸出手：「我換一個……」

「不。」艾黛爾賈特馬上後退一步，將小瓶子藏進自己口袋。「我非常喜歡，謝謝老師。」  
「但是……」

「老師送我的瓶中船，會提醒我這個未來的皇帝以史為鑑，銘記教訓，不要重蹈覆轍。」  
「不要重蹈覆轍。」

在血泊與屍骨中誕生的炎帝，壓制著怒火自我告誡。

時時刻刻、分分秒秒，牢記紋章之力如何腐蝕社會、扭曲信仰引發多少悲劇。

為了不讓同樣的慘事發生，我必須改變這個世界。

艾黛爾賈特戴上面具，不惜與仇敵聯手，就為等待最佳時機到來，破除迂腐、斬斷連鎖，恢復人類主宰的世界——這是她，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，代替兄弟姐妹和諸多無辜之人存活下來，無論如何必須完成的使命。

「嗯。」貝雷絲並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只覺得她雖然臉上在笑，卻不是很開心。

「妳有什麼煩惱，都可以找我商量。」

貝雷絲伸手摸了摸她的頭。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閉了閉眼，感覺到心中的怒火漸漸平息。

她知道老師對待所有學生都是同樣的態度，自己並不特別。

但老師對她而言，是獨一無二的特別存在。

每當炎帝警告她肩負重要使命、必須割捨私人情感，晚上她就會夢到跟老師接吻、被老師抱著說「我愛妳」，那些場景彷彿在某時某地發生過，真實得不可思議。

唯一慶幸的是，夢裡她跟老師沒有更進一步的親密行為，否則，她真不知道如何面對現實中的老師。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嗎？

艾黛爾賈特睜開眼睛，看了看老師泛著美麗光澤的唇瓣，不禁心跳加速，紅著臉別開頭。

「謝謝老師……我接下來打算去藏書室，就先告辭了。」

她匆忙踏出離開老師的第一步。

「等等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隨即跟上她的腳步，泰然自若地走在她身邊。

「我正好也要去，我們一起走吧。」

面對她，艾黛爾賈特始終想不出拒絕的方式。

「……好的。」

暖陽籠罩下，恬靜溫柔的時光悄然流逝。

師生兩人並肩齊行，緩緩朝著藏書室走去。